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五冊目錄

文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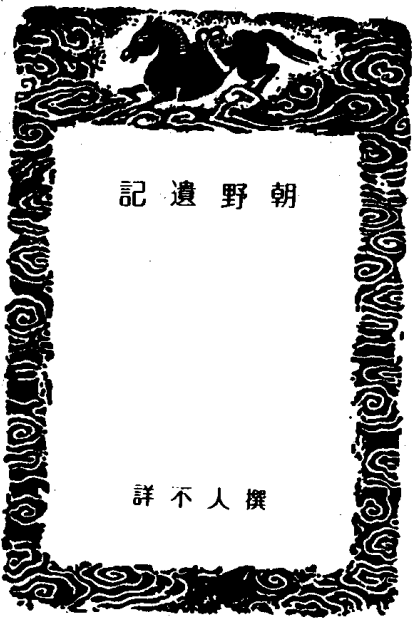
故事

朝野遺記一卷附提要、補	宋	撰人不詳	說海	一
儒林公議二卷	宋	撰人不詳	稗海	六
焚椒錄一卷附提要	遼	王鼎述	寶顏	一七
歸潛志十四卷附附錄、提要	金	劉祈撰	知不足	二一
、補正、補辨				
北軒筆記一卷附提要	元	陳世隆撰	知不足	七三
元氏掖庭修政一卷	明	陶宗儀撰	稗乘	七九
椒宮舊事一卷	明	王達著	稗乘	八三
彭文憲公筆記一卷	明	彭時撰	紀錄	八四
水東日記四十卷附提要	明	葉盛撰	紀錄	九〇
醫間漫記一卷	明	賀欽撰	今獻	二〇四
賽齋瑣綴錄一卷附提要	明	尹直撰	歷代	二〇七
野記一卷	明	祝允明撰	歷代	二二一
谿山餘話一卷	明	陸深著	寶顏	二三六
停驂錄摘抄一卷附續	明	陸深撰	紀錄	二三九
剪勝野聞一卷	明	徐禎卿撰	紀錄	二四五
兩湖塵談錄一卷	明	許浩著	歷代	二五〇
皇明紀略一卷	明	皇甫錄著	歷代	二五三
世說舊注一卷	明	楊慎撰	函海	二六〇

鄭端簡公吾學編餘一卷	明	鄭曉撰	寶顏	三二一
鄭端簡公今言類編六卷	明	鄭曉撰	寶顏	三二一
先進遺風二卷	明	耿定向輯著	寶顏	三二一
四友齋叢說摘抄七卷	明	毛在增補	紀錄	三三五
列朝盛事一卷	明	何良俊撰	借月	三八〇
鳳洲雜編六卷	明	王世貞撰	紀錄	三八四
觚不觚錄一卷	明	王世貞撰	寶顏	四〇四
召對錄一卷	明	申時行輯	寶顏	四〇九
窺天外乘一卷	明	王世懋撰	紀錄	四一四
見聞錄八卷	明	陳繼儒撰	寶顏	四一八
典故紀聞十八卷	明	余繼登輯	畿輔	四六二
花當閣叢談八卷	明	徐復祚編次	借月	五四二
酌中志二十四卷	明	劉若愚撰	海山	六六六
明宮史五卷附提要、辨證	明	劉若愚撰	學津	六七一
東朝紀一卷	明	王泌著	稗乘	六九六
聖君初政紀一卷	明	沈文撰	稗乘	六九八
近峯記略一卷	明	皇甫祿撰	百陵	七〇〇
在田錄一卷	明	張定述	稗乘	七〇二
蔗山筆塵一卷	明	商輅著	學海	七〇三

賓退錄四卷	明	趙善政著	涇川	七〇七
治世餘聞八卷	明	陳洪謨撰	紀錄	七二六
繼世紀聞六卷	明	陳洪謨撰	紀錄	七三四
居易錄談三卷附續談	清	王士正著	學海	七四七
今世說八卷	清	王暉撰	粵雅	七五七

1002/01



朝野遺記

撰人 不詳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朝野遺記一卷

舊本題宋無名氏撰載南渡後雜事
稱寧宗爲今上而又有寧宗字又稱
理宗爲今東宮頗爲不倫亦似雜採
小說爲之曹溶學海類編所收往往
此類也

說略集

朝野遺記

松蘿閣

朝野遺記

朝野遺紀

說略四雜記

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后將還欽廟挽其輪
而曰蹕之第與吾南歸但得爲太一宮主
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高宗后不能卻爲
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有警吾目乃升
車既至則是間所見大異不久后失明募
醫療者莫能奏効有道士應募中貴導之
入宮金鍼一撥左翳脫然而復明后大喜
曰吾目久盲得師重朗更煩終始其右報
當不貲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
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
知吾之隱設几而畱謝之皆不答方啜茶
遽索去后固詢其報德萬一者謾曰太后
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即
出時上方視朝也仗下入長樂大驚急跡
訪之寂無所得後王剛中帥成都而得旨
東朝圖朱仙像進入儼然當日道士也
逆亮南侵使人至欽宗所犯蹕七百餘人
俱受害行都固未知也一日京師舊輦官
二人閒步景靈宮於是淵聖衣羽衣入門
趨殿輦官駭甚從而迹之無見也一念所
鍾神遊尚不忘故國耶
車駕在維揚魏公方居臺院妙應師館其
家一日師自外謂公曰適見城中人有死

氣者七八度不應如是之衆此必虜至之
徵矣宜早勸上渡江爲要妙應相法極神
張氏素信之入奏乞早移蹕然上意欲觀
燈然後南巡也未幾粘罕遽至翠華亟行
城中死者果無數

方伯彥潛善秦安之際外傳北風極勁而
汪黃傲然謂無事故上每不知虞比江都
宮中方有所御幸而張浚告變者遽至矍
然驚惕遂病革腐故明受死後後宮皆不
孕高廟中年不樂張忠獻者非獨以和戰
異議亦追歸來望思之怒耳

苗傅劉正彥之變植虛器于前星欲自恣
凶狂耳春宮未辨菽麥而魏公在建業乃
受而殞之過矣唐睿宗嘗帝數年又爲皇
嗣者十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就列德王
裕爲劉季述等迫立昭宗及正復歸東宮
皆諒其非出于已也今明受之殞在鐵塔
下父老尚能言蓋當時併乳媪掩之云

航海之役及水濱而衛士懷家流言呂相
願浩以大義諭解且怵以利曰先及舟者
遷五秩署名而以堂印志之其不遜倡率
者呂皆側用印記事定悉別而誅賞之
乘輿初涉鎮江羽衛介冑間止一黃扇存
耳欲發羽檄下四方而庚符不可得朱髯

又非立談成者恩遠中取祖廷形几折而代置焉

莊文既薨孝廟白德壽扶立光宗未宣鎖之夕德壽故召魏王宴宿宮中泊次日歸邸則儲冊已行而魏邸出麻之宣城矣復見高廟亦有愠言曰翁翁留愷却使三哥越次做太子帝語索謾戲撫之云兒謂官家好做做時煩惱云

朝野遺記

朝野遺記

四

光宗

光廟聞貴妃無疾而殞哭泣無節初郊宿青城汨不已祀故止而壽仁復至玉津行園亦犯玉女宓妃之戒丙夜將臨星月尚皎方入大次服袞冕始指大圭裂風倏起劈歷一聲燎火御帳皆仆在位者辟易上亦驚僵而兩電交擊髮皆暗中自救不暇莫能措手稍霽則已曙亦不容即禮矣聖體遂苦風眩神位玉帛牲牢皆狼籍所執鎮圭殿中監已授扶侍御藥不知所在一時策命宰臣望祀車駕亟歸瘞疾雖御棲之類悉不能舉矣

朝野遺記

朝野遺記

五

光宗

為相不强諫何事正曰臣非不言奈不聽何帝曰爾自後須苦言之若有不入待朕雷渠細語之其言止是爾光宗既愈后泣謂曰嘗勸哥哥少飲不相聽近者不豫壽皇幾欲族妾家何負何辜既而聞留正所得聖諭謂若更過宮決被留不可還矣光宗已有怔忡之候此語既入故終乃畏父玉輦無近於龍樓云

朝野遺記

朝野遺記

六

光宗

光廟逾年不朝東內壽皇快快一日登朝堂露臺聞委巷小兒爭鬪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尚不至爾枉自叫悽然不樂自此浸不豫

朝野遺記

朝野遺記

六

光宗

或慟哭壽仁后輒奉觴以解陶之以是為常雖宮門外事不欲動其心然久亦覺知矣初郊祀成恭謝回轡御樂聲達于內光宗問其事后曰市井為樂耳帝怒曰爾欺我至是尚爾邪揮之以肱后仆于闕自是遂得疾

朝野遺記

朝野遺記

七

光宗

壽仁后惑日者言已有厄於大內靜處築精室獨居以道樵事佛病革遂終于此長御欲之椒殿取禮服偶內人有怨后者持鎗不啓曰使余憑誰命禪此禪崔既不得周身則相與舉簣以歸于風儀及半途或妄曰風王至則皆委之而走時泰安恍惚內中畏避之故也及久知訛傳方再有至者則為廊日所暴體色黝然矣措之大寢宮人無計致鮑于地以運數十金餅亂其芬洎事聞于外梓人進柩幾有小白之泚後葬于赤山邢后之側不久雷震毀殯人共惟云

朝野遺記

朝野遺記

八

光宗

第令產仙韶無害也遂誕后東朝禁中三日洗兒憲聖臨視戲祝云使汝長福祿及吾左右皆失笑雖一時戲言後乃符驗云長秋自是亦養宮中既久新樂純習熟其所生與儔侶俱還民間后乃在楊才人位為義女而以琵琶諫慈福宮其生在壬午至紹熙之季蓋已長矣今上以嘉邸踐祚于東朝為重華承嫡主喪故久於彼一日朝長信偶酒後盥手后奉匳以前帝悅而灑之自爾得幸久而憲聖知之幾欲賜朴大璫王去為力諫之曰娘娘尚以天下界孫一婦人何足惜且是事不可使外人知也東朝雖少解然終不釋然謂王且使楊氏寄汝家候駕回南內部舍而復之故后暫居去為家而去為之子瑜自是得幸及阜陵禮畢上歸舊東宮以便御視朝長秋復還長信上眷念殊厚然冀能得之韓后既上仙所幸宦官王德謙將詣于東朝憲聖語曰乃翁舊欲吾堂前一人尚不與之德謙頗黠則奏之臣非不識去就敢窺數娘娘嬪御今大內人物如楊美人者亦不乏臣所私見蓋以皇后近上昇後宮繼進無序苟得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家則衆人方帖伏甚於保愛上躬為宗社大計非

輕憲聖稍解曰汝此言亦不為無理德謙知有間可乘又使中貴人僂和以為娘娘尚未見玄孫而楊氏相命皆宜子浸潤鼓扇慈福遂以賜寧宗漸進為婕妤時韓侂胄用事知王瑜之舊也瑜遂不得入內時曹氏亦得幸於上韓復左右之故后尤自抑勵讀書飾已挾數以御同達者一時故有賢稱韓無自窺之

今東宮遷入實餘杭宗室善下居其間而韓侂胄與善下厚故得導達也然同時入者亦一二人惟韓后獨喜今儲嘗因與內人馳逐總角皆鬚髻人欲為梳櫛者悉不可必得媽媽方結蓋常時后自為束髮故也由此韓后鍾情遂決為嗣同入者復出後聞繼莊文者亦在當時選中此寔天命也夫以雖因善下出入韓氏導達而致苟非其人者詎能致哉

韓成恭上仙後後宮為上所眷者今長秋與婕妤曹氏耳時欲繼立椒塗二黨交進曹有姊妹通籍禁中皆為女冠賜號虛無自然先生者左右街都道錄者皆厚於韓侂胄或謂亦與之姬韓侍禁中時多在曹位故鑄金之際意自輕重然曹罕術今長秋能挾數以御之且上意專在楊韓密間

之未能奪也先是禁中有二內人懷春而病事且媾各設席以邀羊車欲決此舉二閤皆同日今長秋故逕曹使朝飲而已飲於夜曹不寤也逮盱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位已奏恭肅帝輦矣奏趣重疊上起泊至楊所則自從容且遂留寢故能紙筆展幅以請奎章上即書貴妃楊氏可立為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逃曉雙出之中貴所齊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匿上批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王黼雖為相然事微考極褻宮中使內人為市黼為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故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墻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君臣相謔乃爾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為耻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為嘉事何耻焉其見高于李守素多矣

文水縣西有山險可據保正石顏聚衆據

之時抄虜游騎且斷其運道數夜犯其小寨粘罕怒遣重兵合攻之遂擒粘罕釘于車上將剛之已刺刃於股而色不變奇之好謂曰能降我以汝為將粘罕怒目罵曰爺能死不降爺姓石名石上釘樞更無移易也罕怒寸磔之罵不絕聲而死

程敦厚子山東坡表兄士元之孫也秦檜善之為中舍時一日呼至府第請入內閣

說書甲集

朝野遺記

主

秦檜

坐候之終日一室蕭然獨案上有紫綾標

一冊書聖人以日星為紀賦末後有學生

類貢進士秦暄呈文采豐麗子山兀坐靜

觀反覆幾成誦雖酒微間勞沓至及晚竟

不出乃退子山巨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

宜押入院始大悟即以此命題此賦果精

衆考官皆稱善洎揭曉乃孫果首選

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岳飛獄

具一日檜獨居書室食柑玩皮以爪割之

若有思者王氏窺見笑曰老漢何一無決

耶捉虎易放虎難也檜舉然當心致片紙

付入獄是日岳王薨于棘寺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

元貨主者具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

斃于獄也實請具浴拉脇而殂獄卒隗順

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九

曲五顯廟尚靈舊在大理順葬之北山之

瘠身素有一玉環順亦殉之腰下樹雙楠

于上識焉及其死也謂其子曰異時朝廷

求而不獲必懸官賞汝告言曰棺上一鈴

簡有棘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購其

遽不得以一班職為賞其子始上告官悉

如所言而尸色如生尚可更斂禮服也

朝野遺記

朝野遺記補

據說郭像二十九補

張說貢舟

御舟離四明關于沙漫長年之子袒躍而過舟憲聖自屬驚之語其父曰

兒盡力保護維艱利涉事定我以女弟妻此子故一時舟人盡其忠勞

后此舉見極深遠也舟子即張說竟與上為姻至阜陵時遂本兵柄其際

遇防乎此

劉蘇善誥

劉貢父為客子贈有事欲先起劉調之曰幸早裏且從客子贈曰奈道事

避戎夜話

朝野遺記補

陳宋烈在靖康園城中作避戎夜話與孤臣泣血錄俱盛行於時常虜人

欲立異姓御史馬伸論列狀于虜酋而秦檜為中以臺長同發故虜悉

囚之北去宋烈所藏不肯推戴異姓者憂狀以檜為首特以事紀之爾非

表其忠誠也已而宋烈至紹興後方以檜為首特以事紀之爾非

故函謀見國欲再合契焉人教其謀廟堂者時檜用事客難于議宋烈

納銜名于其府不知檜陰識之久矣既入即判請一府駭異既見檜迎問

日夜話公策否宋烈曰有之問來故具以剗制告檜檜語必下詠若

至此舉目曰且理會改官遂索湯錢客陳問問也檜即呼天官吏謂曰某

人朝廷正欲擢用汝等何得阻其出選限三日改官吏諸婦而傳會文字

更易日月以遷就之吏曰師相知此人異日必作侍郎于是眾詣貢于耶

中恍若從天而下既問所自乃大喜未及謝會一夕暴卒

神判將軍

洞庭湖在金沙堆中秋水淼淼風浪號怒故行人必卜之而妖狐倚為神

怪有劉彥者網梢中大頭也入湖為駛吏惡神以恐舟人逆順行留惟斯

施是詭計惟劉意是聽易被歸源劉微施未厭止之數日雖欲行而舟人聽

于彼不肯解維易怒召劉而詰之劉曰神未許也前必與神遇則危矣易

曰今風恬浪靜如此吾舟淹滯已數日今吾系汝于舟尾若如所言而舟

覆與汝俱亡苟無風濤誰當以欺誑期汝遂命僕縛之鼓棹遂行如期

抵邑聞之縣板而逐之彥既死繫于廟以其為神而愚俗遂訛為舍人

張孝純在臺中府粘竿座上有所親賦一詞云疏眉秀目依舊是宣和裝束
東黃氣盈盈姿性巧舉止知非凡俗宋室宗姬棄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
橫蕩事隨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勸人欲飲旋旋吹橫竹流落天涯俱是客
何必平生相熟舊日榮華如今憔悴付與盃中醪興亡休問爲伊且盡紅玉

六州歌頭在國初時京東張李二生能之凡作四闋今世傳秦亡草昧劉
項起吞併鞭笞宇羅龍虎掃機槍斬長鯨血染中原戰跡餘耳皆鷹犬平

楚歌聲玉帳魂歸血盈盆花無主凝愁苦揮雪刀掩泉局時不利雖不
近困陰陵叱追兵鳴暗摧天地望歸路忍偷生功蓋世何處見遺靈江靜
水寒朔冷波紋細古木影零遣行人到此追念益傷情勝負難憑此追傷
項籍者也其一號玉清昭應宮者卽追詠眞廟者故慈聖光獻每聞必泣
下仁宗此時尚幼嘗問左右是誰激惱大娘娘左右具言之遂編置二生
以醜清宗廟之罪自後少有繼之者然聲調雄遠哀而不怨於長短句中
殊雅麗近張安國在建康留守席上賦一篇云長淮望斷弄弄然平征
塵暗朔風勁情邊聲黯黯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
亦擅隄隔水旗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寶璽火一川明笳鼓

— 100 —

悲鳴遣人驚念關前匣中劍空埃霧驚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暮渺渺神京千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驚若爲情關道中原道老長南望翠葆覓旌遣行人到此終懷氣填膺有淚如傾歌聞魏公爲龍席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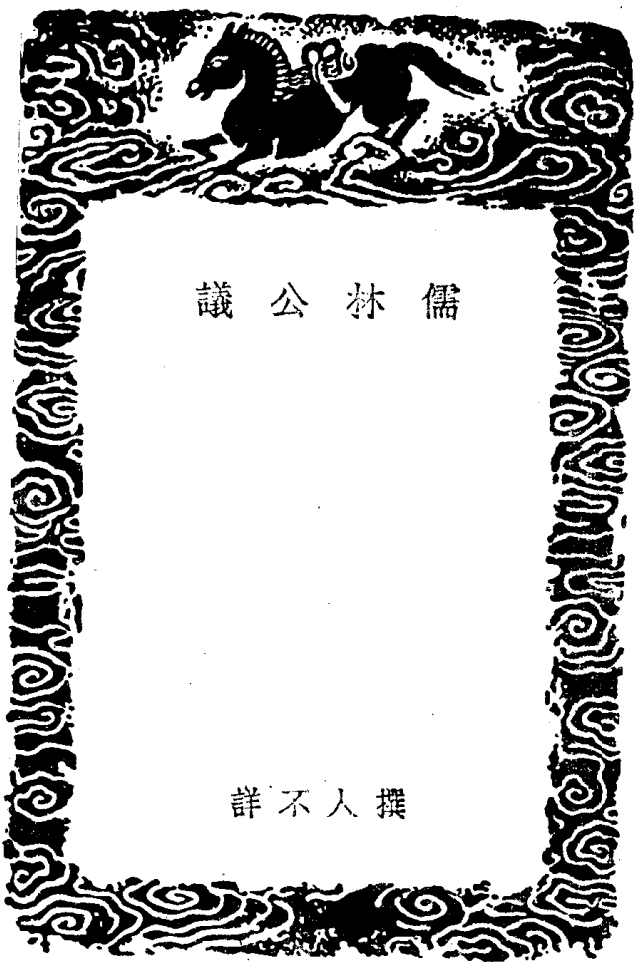
蘧駪在韓州會處傳至書一。小使始至見上登屋自正菱令急下顧笑曰。猶舜孝友不窮方取械阮又有感懷小詞末云天遙地闊萬水千山知它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會去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真似李生別時容易見時難聲調也後顯仁壽雲云此爲絕筆。

象簡圖

朝野遺記

哲廟苦瘵疾不欲人見其面凡臣寮奏事悉以大笏自障象簡圖闔蓋始于此

丙子歲己酉



儒林公議卷上

儒林公議

詳不人撰

宋 闕名

太祖承五代易姓之後。知人心未固。以太宗身試難危。有英容之斷。可以王天下。故居常以主社許之一日。太宗被疾。憊甚。車駕幸其邸。勉令灼艾。因自指所御諸袍示之曰。此當誰着耶。末年友愛彌篤。終以大寶授之。太宗篡嗣。下河東。海內生靈寢安。不知有他姓矣。大哉。聖人之治也。舍其子而立其弟。以公天下。追惟憂舜之心。豈遠是道哉。

太宗下河東。回止錫常山。謀伐幽薊。及不利。班師。遂留駕前刻漏。及御儀於行宮。蓋深憤懣。志在必復。雖字以拔生民。抑亦示艱難於子孫也。慶曆甲申歲。既平保塞。叛卒留住常山。繕葺宮殿。藻華一新。冀殿特壯。兩廡脩敞。不減京都。英制度。蓋宴犒軍校之所也。太祖天表神偉。紫瞳而豐頤。見者不敢正視。李煜據江南。有寫御容至僞國者。煜見之。日益憂懼。知其人之在御也。

太祖既下江南。得徐鉉。湯悅。張洎輩。謂之曰。朕平金陵。止得卿輩爾。因問曰。朕何如卿國主。張洎對曰。陛下生而知之。國主學而知之。雖學知與生知不同。然其知一也。太祖少在兵戎間。累著戰功。以至得天下。然以興隆學校為心。京師建國子監。每與親屬臨。以觀其役。誠

者知太平之有漸矣。

王曾僕射有台宰之基。每進擬時材。不欲人歸恩在己。初參大政。嘗薦蘇惟甫者可當煩使。惟甫至京師。服造其門。不敢輒語以私。一日。久奉朝請。費用已乏。困句。辭吉且詣公。語餘遂及身計。公答以它辭。惟甫退所館。已有特勅者在門。乃新命江淮都大發運使。實朝行之極選。乃王公日所矜勦也。惟甫漸嘆久之。其他事多類此。范仲淹被遇極深。爵賞之曰。久當朝柄。未嘗樹私恩。此人之所難也。公曰。恩若自樹。怨使誰當。識者以為明理之言。

楊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襲之。時號楊劉三公。以新詩更相屬和。極一時之麗。億復編敘之。題曰。西崑酬唱集。當時俳諧者謂之西崑體。其賦頌章奏。雖頗傷於彫摘。然五代以來。蘇軾之氣。由茲盡矣。陳從易者。頗好古。深憤億之文章。億亦陋之。天禧中。從易試別頭進策。問時文之弊。曰。或下里如會粹。或蓬蓬如急就。億見者深嫉之。近山東石介作怪說以詆億。其說尤甚於從易。謂億剽竊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旨。欲冒襲天下耳目。謂吾學聖人之道。有攻之者。不可不反攻之。曾諸盜入主人家。奴向為主人拔戈持矛以逐盜。死且不避。豈至是耶。

范仲淹富弼初被進用。銳於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時山東人石介方為國子監直講。撰慶曆聖德詩。以美得人。中有惟仲淹弼一變一契之句。氣類不同者惡之。若仇。未幾。謗聲羣興。范富皆罷。為郡介詩頗為累焉。

自朱梁至郭周五十餘年。凡五易姓。天下無定主。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義之風蕩然矣。太祖皇帝天啓神贊。舉無道。開創制。事未成就。遂厭區夏。太宗皇帝以新邸勳望。紹有大統。深懲五代之亂。以刷滌俗。勸人忠義為本。連開禮閣。收采時俊。每臨軒試士。中第者不下數百人。雖俊特者相踵而起。然元氣亦不可勝言。當時議者多以非古選士之法。故真皇嗣位之初。王禹偁首上疏言得失。謂舉選非天子親臨之事。請以歸有司。然太宗滌汚革舊。一新簪笏。則明者亦默知其意焉。

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二部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戟。爾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極。用人亦以是為常。謂固得之也。每殿庭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贊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人摩肩不可過。錦繡繡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庶士傾謨。輿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傑。好辯人也。嘗曰。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千萬。恢復幽薊。逐強虜於窮莫。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寶元於拓跋夏元昊初叛命。遣人詣關。表言諸蕃推奉朝廷。其辭甚恭。然其意莫知所從。時張士遜章得象當相柄。陳執中張觀輩皆謂小羌不足憂。遂拒絕之。乃命夏竦帥涇原秦鳳治回中。范雍帥鄜延環慶駐高奴。並擁節鉞。雖城血未完。兵力尙寡。然元昊戍其下。未嘗小有侵軼。蓋不欲曲之在己也。竦諜知其情。堅守不動。元昊亦雖年不敢輒侵其疆。雍守延既久。以謂羌真小而怯也。屢遣裨校率兵縱掠。元昊既忿。且以為辭。遂併集醜類入寇延安。乘虛直逼城下。人心震搖。懼必不守。雍檄召劉平

自他道出華池赴援。平素輕敵。又兼程而進。士卒不得休息。及與賊遇。率其下大呼力戰。賊亦少卻。裨將郭遵驍雄絕倫。躍馬驟陣所向披靡。然賊衆千餘。平與石元孫兵不滿三萬。賊又委老弱及牛馬以餌之。諸軍爭功。驟亂無復行列。賊乃盡銳乘之。卒等大敗。生爲賊虜。自爾賊勢雄張。官軍備矣。後一年任福戰沒於鎮戎軍之好水川。又一年郭懷敏陷於定川。偏將以下獲全者鮮。皆舉軍敗沒。窮蹙奔潰。誠可痛也。當劉平之戰也。尙斬賊千餘級。任福亦傷敵數百人。至懷敏則束手就擒。如投陷罪焉。時呂夷簡復居相位。語人曰。一戰不及一戰。吁。可駭也。豈承平日久。將卒不練。以至是歟。將天假光會以爲國患也。

康定辛巳歲。韓琦爲陝西經略安撫使。尹洙爲判官。同詣闕獻入攻元昊之策。欲自鄜延原南路由師。夏竦作太師。意不甚主。時呂夷簡居上。稱天下之務。一斷於已。杜衍方副位樞地。深以入攻爲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沒以來。言亮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健果如此。豈可沮之也。然呂不計事之可否。而但持此說。識者非之。韓尹既遂請。即馳驛而西。自畿甸近郡配市鹽乘軍須入關。道路擁塞。曉夜不絕。其諸用度盡於關中括取。州縣不勝其擾。范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已專守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仲淹固執不可。洙徑走延安。見仲淹。圖爲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諸將佐。聚兵數萬。爲出討之計。元昊遂併兵來寇。欲逆折官軍之鋒。琦謂諸將曰。今勇將銳師悉萃於此。而賊輒來犯其勝必矣。將佐皆庸人無謀慮。賊人羸形誘之。時委老弱牛畜。令官軍將獲。衆益喜貪功不可遏。琦在壁中。左右爭請行。亦有不自而去者。遠奔逐北。惟恐後時。任福奔走。竟至好水川。賊所伏勁兵。由四山而出。不可勝數。烟塵空谷。前後相失。官軍圍蹙其中。無復行陣。流矢如雨。殺聲震地。任福而下將佐死者五十餘人。如王珪。桑維翰者。皆驍勇可備指揮。是日皆不免。人頗惜之。將作監丞耿傳。洙友也。力薦於琦。使預謀議。是役也。傳從福督戰。深爲衆所歸咎。然傳亦死於陣。洙乃作悃忠辨。誣二文以排衆說。後洙以他罪被拘。官事者復攻二文欺衆。然人衆事往。積歲不復窮考。洙亦自以它罪譴焉。

拓跋元昊少好兵。父德明時。將兵破甘涼。其可汗自焚。乃俘其妻孥以歸。自是益喜戰。勢亦漸盛。德明死。繼拔斃牛京哥城。明勝雖離。敵力戰。元昊所部亦傷殺者衆。然大勢已順。遂南徙。歷精誠文法。遂弱矣。又其子瞻能磨角背叛其父。自立磨角素。依首領鄧成俞龍爲謀主。俞龍復納女於元昊子寧令。僞號梁王者。由是角磨常憂禍發肘腋。意益益怯矣。

拓跋德明承繼遼土。志在自守。然其下部落亦時寇抄邊境。及公移究詰。則陽言不知。朝廷惟務舍貸。以存大體。其號令補署宮室旌旗一擬王者。每朝廷使至。則撤宮殿題榜於簾下。使輜治出餞館。已更諸袍馬靴。稍鼓吹導還宮。殊無畏避。一旦貢表求封册廟。論者乃責以藩臣之禮。欲必行天誅。何不思之甚也。

元昊既志在恢拓。數侵諸藩境土。鄰國數怨之。常選部下驍勇自衛。分爲十隊。隊各有長一妹勤。二浪訛。遇移。三細質者。理四五里奴。五難熱屈則鳩。六隈才浪羅。七細母屈勿。八李訛移岩名。九細母鬼名。十

沒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又分兵爲左右兩。諸酋各選精騎。目爲生剛捉生。其廂左距契丹右抵甘州。有野利剛浪。遇乞三將號爲謀勇者。人或言皆有異志。元昊並誅之。而勢亦不衰。朝廷東自麟府西極秦隴。開五路帥府。儲衆兵以守之。元昊入寇。常併兵一路而來。諸路兵勢隔遠。不能救援。故敗者數焉。加之儲峙供餉。中外殫耗。是以議者欲亟與之和。苟紓一時之敵。天禧中。西蕃酋領李遵反。鄧城溫共迎角磨。爲主。以興文法。遂逼秦州。時曹瑋作州帥。逆戰於三都。各蕃衆大敗。自後不復敢寇漢境。明氏後迎李遵。鄧城溫殺之。又爲拓跋元昊侵逼。文法終不能盛。朝廷加以旌節。歲有賜予。明氏亦時遣人朝貢。

康定初。元昊擾邊。官軍頗覆屯田員外劉渙。抗章請使明氏。令率衆擊元昊。以分兵勢。自秦州隴四句方達明氏。所經道路艱危。非貨不行。既見。倨慢殊無外臣之禮。渙渙拜之。加以言語不通。朝音不能悉達。徒捐金帛數萬而還。議者以謂明氏危窘。自固不暇。豈能爲朝廷因元昊哉。渙策疎矣。景德初。契丹入寇。車駕幸澶淵。上未嘗親御軍戎。意甚懼。比及河橋。欲遂止澶之南。時寇舉作相。高瑾居親衛。力勸上過北城。上乃躬擐金甲登樓。號令諸軍。既四顧滿野皆胡騎。益不自安。華指麾言論自若。上亦深倚之。陳堯叟本蜀人。勸上西幸成都。王欽若南士。謀幸金陵。華曰。皆可斬及虜寇講和。車駕還京師。華之功無與二。華亦豪俊自負。欽若輩深嫉之。一日。欽若因論澶淵事。曰。城下之盟。古所深恥。今陛下初御海內。爲夷狄陵侮。亦不幸爾。上曰。爲之奈何。欽若曰。非天表瑞現。盛儀畢備。則無以發狄人而掩茲醜。由是上志在奉符瑞。勸功倍。以誇戎夏。丁謂輩遂從而希合之。加以承祖宗恭儉之餘。幣藏充牣。內外寶貨。不可勝計。洎封祀禮畢。玉清其靈會。三宮觀成。國力爲之耗竭。用事之官賞賚金錢幾千萬。近世以來未有也。

真宗建玉清宮。自經始及告成。凡十四年。其宏大曠麗。不可名似。遠而望之。但見碧瓦凌空。登臨京國。每曦光上浮。翠彩照射。則不可正視。其中諸天殿外。二十八宿亦各一殿。楹枅杞梓。搜窮山谷。璇題金榜。不能殫紀。朱碧藻繡。工色巧絕。覆拱橫櫺。全以金飾。人見驚悅。饒饒。迷其方向。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會計。天下珍樹怪石。內府奇寶異物。充牣庭積。窮極侈大。餘材始及景靈會慶二宮觀。然亦足冠古今之壯麗矣。議者以謂玉清之盛。開闢以來未有也。阿房建章。固虛語。衛天聖歲六月中。青暴雨震電。咫尺語不相聞。俄而光照都城如晝。黎明宮災無餘。大像宮碑悉燬。燬者無不駭歎。明肅皇后垂簾對兩府大臣而泣。追念先志。罷宮使王曾柄相。黜判官翰林學士宋綬歸西垣。授夏竦以修宮使。力期興復。議論喧然。官事者亦競進說難復。乃止。

太宗志奉釋老。崇飾宮廟。建開寶寺。靈感塔以藏師舍利。臨雍爲之悲涕。興國寺構二閣。高與塔伴。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殿。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觀者無不駭愕。兩閣又開通飛樓爲御道。麗景門內。創上清宮。以尊道教。殿塔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時之盛。觀自景祐初至慶曆中。不十年間。相繼災燬。略無遺焉。欲爲之禍。如是其效乎。

太宗嘗謂杜鎬曰。今人皆呼朕爲官家。其義未諳。何謂也。鎬對曰。臣聞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諸古誼。深合於此。上甚說其對。

曹冀王彬。遭會興運。勳效著著。諸將平蜀。競掠財寶。彬獨不犯釐忽。由是太祖益知之。性兢畏。不伐破唐。

回入都城。令監門者。但報自江南勾當公事。回及勳望日隆。名寵益峻。愈謙下。謹懼。以保祿位。每出鎮。

藩閫。卑躬待士。過計巡視。雖朝籍省部。位至下者。亦屏遠從者。端笏迎於路左。使者見之。無不。

愧恐。賓僚或有以過禮爲言。彬曰。上使此人來。我獨不。其畏。如此。子孫知義方者。亦能遵其家法。

曹彬下江南。城李煜面縛。彬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有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

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能死。則豈復忍恥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衆皆服其識量。

曹彬居第卑陋。未嘗修廣。蓋深懼侈滿。安於儉德。臨終。諸子曰。慎不得修第。厥後遵其遺訓。無敢踰者。

及中宮升僊。門戶翕赫。里巷之間。輿馬填砌。亦止加丹堊而已。噫。夫人欲之縱。由外物之侈也。廣修。

之居。以養氣體。則儉非之奉。不能充。理勢然矣。矧子孫被華腴之廢。不知艱苦者哉。其致滿覆無惑也。

吁。如曹王之保家訓。後可以爲富貴之師矣。

上既廢郭后。羣臣無敢言者。時孔道輔爲御史中丞。范仲淹居諫職。知不可以偏言。乃相與率臺諫合。

入伏閣拜疏。上遣詣中書。諭以廢意。時李迪在相位。謂道輔曰。廢后古亦有之矣。道輔對曰。今天子神。

聖相公當以堯舜之道佐之。奈何引古者失道之君廢后事。以爲證耶。迪由是怒道輔。仲淹皆黜補郡。

餘皆罰金而已。疏云。君者。天下之父也。后者。天下之母也。天下之母可以無罪而廢。是天下之父亦可。

以無罪而廢也。此淹之辭。

陳彭年被章聖深遇。每聖文述作。或傳彭年潤飾之。彭年竭精盡思。以固恩寵。贊俊符瑞。急希進用。當其。

役慮時。寒暑燥濕。不知也。有信臣者。其中表也。館於其家。見彭年足疾甚。每朝歸第。則亟就書室。

嘿坐。端慮。或呼婢僕脫靴。則指臆涕泣。亦不自苦。少求休息。十日旬浹。乘閑步於廊廡。忽見紅英墮地。

訝曰。何花也。左右對曰。石榴花耳。彭年曰。此有榴樹耶。乃彌年所居之儲地也。其銳進如此。時人目爲。

九尾狐。言其非國祥而媚惑多岐也。乃參毗宰政。未幾而亡。

孫奭起於明經。敦履修潔。端儀典正。發於惻隱。章聖崇奉瑞瑞。廣構宮殿。以誇夷夏。奭累疏切諫。上雖不。

能納用。而深憚其正。疏語有國之將興。聽之於人。國之將亡。聽之於神。其忠朴如此。

孫奭敦守儒學。務去浮薄。判國子監積年。討論經術。必請精摩。監庫舊有五臣注文選。鏤板。奭建白。內于。

三館。其崇本抑末。多此類也。

馬元儒學精深。名齊孫奭。居喪不爲佛事。但誦孝經而已。時人稱其顯篇。

國朝以來。京都雖有國子監。爲講學之地。然生徒不上三十人。率蒙稚未能成學者。遇秋試。詔下。則四方。

多士。競投牒於學。干試求薦。能引去。無肯留者。初試補監生。但無大謬。無不收采。生員得牒以歸。則。

自稱廣文館進士。監出一牒。生員輸給二千。餘目爲光監。利爲公廨之用。直講置員。但爲資地。希遷。

集耳。自景祐以來。天下州郡漸皆建學。規模立矣。慶曆初。今買相國昌朝判領國庠。予貳其職。時山東。

人石介。孫復。皆好古醇儒。爲直講。力相贊和。期與庠序。然嚮學者少。無法利以勸之。於是史館檢討王。

洙。上言。乞立聽書日限。寬國庫薦解之數。以揀之。聽不滿三百日。來者日衆。未幾遂盈數千。雖祁寒暑。

雨。有不御者。諸席分講。坐塞階序。講罷則書名於籍。以記日。固已不勝其誨矣。講員日衆。判長奏假庠。

東錫慶院以廣學舍。爲大學。詔從之。介復從益喜。以爲教道之可與也。他直講又多少年。喜主文詞。每。

月試詩賦論策。第生員高下。揭名於學門。介又好議都省時事。雖朝之權貴。皆譽之。由是羣謗誹與。

漸不可遏。介不自安。求出任濮州。言者競攻學制之非。詔遂罷聽書日限。一切仍舊。學者不日而散。復。

如初矣。議者曰。學校之設。固治國化民之本也。賢不肖知之。然古今不同。勸導異方。古者舉鄉命秀。必。

由於學舍。是而進者鮮矣。今考士升黜。不由於學。思治者失其本。而欲以末制。驅縛之。其終爲害也宜。

哉。

盧多遜。權謀之士也。太祖常患耶律氏據幽薊。未有策以下之。多遜進說。願權都鎮州。經畫攻取。俟恢復。

漢土。則還歸於汴。聞者果之。

太宗嘗責趙普以下舉將帥。普對曰。昔明宗舉石晉。晉選張彥澤。劉高祖拔郭上皇。世宗得太祖。臣豈敢。

輕舉耶。

太祖嘗密遣人於軍中伺察外事。趙普極言不可。上曰。世宗朝嘗如此。普曰。世宗雖如此。豈能察陛下耶。

上默然遂止。

李漢超帥師於高陽關。貸民財而不歸之。民揭鼓登關。上訴。太祖乃謂之曰。爾之鄉里亦嘗爲契丹所掠。

乎。曰。然。上曰。自漢超帥後。有之乎。曰。無之。上曰。昔契丹掠爾。不來訴。今漢超貸爾。乃來訴。爾而遣之。

乃密召漢超。母謂之曰。爾兒有所乏。不來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白金三千兩。自是漢超奮必死之節。

矣。

張詠嘗太宗朝。時望漸高。執政者忌之。恐有大用。言於上。謂詠有威名。欲以武得處之。詠聞不樂。一日燕。

見。自請爲武臣。別求三千人。貸糧。親募拳勇之士。自衛。以備出戰。上不許。自是執政無敢議者。

等若非親承德音。亦未之敢信。矧軍校乎。苟正其罪。則軍政不能肅矣。遂止。

又李漢超將勁兵五千駐高陽關。以捍兵戎。漢超常患兵少。因遣其子奉章詣闕。求益兵。太祖逆謂之曰。

汝父使汝來求益兵耶。乃賜其子食已。而謂曰。汝父不能辦吾事。則候契丹斬汝父頭。吾當別有能辦。

吾事者。兵則吾不益也。遂解寶帶及以金帛厚賜焉。漢超乃自奮勵。終能北禦強寇。不內侵軼。議者曰。

太祖以天威神略。戡削多亂。夷狄懾縮。不敢內侵。然亦由將之得人也。漢超以寡禦強。未嘗挫勢。亦由。

兵精而任專也。今之治邊者。兵益冗。勢益敗。國用已殫。而求患方熾。誠可浩歎哉。

張詠在白士間。意概不羣。秋試求薦於大名。上書公府曰。昨日公府試罷。羣口騰議。以詠名在張單之右。

且軍內實教直外示謙和樂善著書十餘年未嘗一日廢事繼母悲憤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詞謂之君子聞者無不服詠善讓謂可以勸薄俗又嘗作聲賦雖未能高致絕俗然豪邁有理致朋游有勸詠以聲賦贊先達者詠曰取一第乃欲用吾聲賦耶其自負如此張詠所臨之郡無不克濟前後民愛之如父母再治蜀恩威教勸皆可紀益人至今誦慕比戶畫像祠之以謂諸葛武侯之後無逮之者蜀人性游惰皆親養以勸尚教之民皆感其意焉

張詠守餘杭時方秋凶饑民多犯禁詠無問多少皆答而遣之由是犯者益寡捕者入郡白詠以為亂國家法詠怡然納之遂留夜飲因自行酒謂之曰錢塘十萬戶饑者八九荷不以私鹽自活忽焉盡斯屯燬以死易生則諸君將奈何吾止停秋成則繩之以法聞者皆服其言至有泣下者是歲至秋杭無盜賊民命以濟又有民家子與姊之贅婿爭家財者詠曰妻父遺命十之七歸婿三與子手澤甚明耳詠然命酒醉之謂其子曰爾父可謂有智者矣死之日爾甫三歲故托育於婿也若爾有七分之約則爾死於婿之手矣今當七分歸爾三分歸婿也其子與婿皆號泣再拜而去人稱神明焉

張詠治蜀承兵亂之後比防南來四野寇暴未息城中無旬月之儲乃榜衢市錢官監之直貴米價以博易之糧因之充接蜀漸安焉

張詠性剛急嘗作鯨魚賦其序略曰江有若覆甌者溢於中流移晷不沒舟人曰此鯨魚也觸物則怒多為鰓所食遂索書驗名古謂之鯨鯢因而賦之亦欲刺世人之褊薄者又為編箴曰百行同轍一編則缺其意亦欲自警也然終以剛直不濟柄用後進不知論者以為詠雖憤不任輔弼何輕之甚哉

楊億雖以詞藝進然其性清直不為利變章獻太后寵冠妃御人有風億使上言請升配宮蓋則立可致身二府億深拒之未幾丁謂奏章稱楊后德當正椒闥未半歲乃參大政億終不悔朝廷議封禪億謂不若愛民惠用為本復為邪佞者所排眷寵衰矣億性又疎放言或輕發時陳彭年方親幸潤色帝制有幾億云竊議聖文非親制者上不樂甚一日召億入禁中賜燕有酒極豐美至于杯案之屬皆常所未見者既而命小黃門捧書數箱示之皆文書也其中刪塗改削皆上親翰億皆伏讀深贊天作之美上忽變色曰皆朕自作非假人也億不知所以然亦不敢自辯但惶懼而退未幾以母往許之陽翟弟倚所得疾遂請急歸侍不待報而往但留書時相所為數奏而已上聞之錫以金鉉藥劑未之罪也億遂自稱疾不出晁迥李宗諱輩皆貽書趣億歸但假弟倚答書曰兄書語大錯喜怒不常委是心神不定乃為母妻乞免官辭者亦請紀其罪乃除太常少卿分移西洛許居陽翟治疾然門生館食者尚十餘人陳年貨用漸繁乃表述誘誘所集賴明保辨再事求與許田不報復求歸親乃就命守汝陽既而得絲毛龜表獻稱瑞繼復求親遂召還京師貢章願復歸玉清宮始溫和於時聲哭未幾卒京今上新政追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亦合著名奎範不朽屑屑權禍者自古何限蓋智不及氣耳大率負絕世之才遇好文之主迹繫中禁聲馳四方苟加順氣於和而蓄精於淡超然獨到選與道俱不臻長世之期足為瑞時之長億文詞修博落筆即成生平纂集數百卷其勸勞至矣然皆聲韻偶麗編組事物鮮有及理之文詠之書億其真益友之盲歟

劉平石元孫既為吳賊所敗邊威益削時夏竦守涇原乃拜章求罷兵柄其略曰惟保定之窮邊積有唐之前制遙策鄭滑旁鄰邪事領北平三軍泊安西四鎮精銳五萬具裝九千秀實之出奇兵馬瑋之提禁旅禦寇西寇尙或無功而況營府久荒樓雉重葺依然狐兔之藪莫覩龍虎之師臣受略之辰便議營繕城機板築地已凍堅方卜中春再程庶役又以小充負德積歲造謀跨資融之故區有呼韓之舊地廣募凶黨十倍賊庭若不廢之以恩則當較之以計方將博求跳盪精練師徒竊李牧腐門之機希羊祜終南之算俟其為動持重以須不爾百戰之勞冀成歲月之效豈意鄰城狃於常勝大將墮於奸謀忽沮我師數增賊勢改襲犀兕屬厭離糧四校驚嗟三秦震駭用儒不效在理已明又曰朝那平地祿巢密邇回中川關賊運交通以四萬甲兵備六十城寨排列險隘則用軍忌分聚散要衝又固圍斯關以寡制敵未知永圖又曰資性憂畏歷官艱難傷弓之禽聞虛弦而破膽逸網之獸聞垂蔓以殞心由是數為言事改換其語以為諛封章傳布漏泄近機復引破膽殞心之句為怯懦特甚示夷狄以弱不復原其自鼓歷官艱難之意後乃詔邊臣事有干機密者並得實封以聞陳文忠精敏善於敘事傳其章疏徧於天下亦願以此為累焉

張知白清儉好學居相位如布素時其心逸也及病革上幸其家夫人惡衣以見及臨知白獲所見其微軀被帳帟質素嗟美久之亟令贊帳具臥物以賜後之稱清德者皆以知白為師丁謂貪權怙寵傲當無厭南遷日籍沒其貲奇賂異玩陳鬻于市死之日家益困諸子相繼夭朝廷以其第賜太后弟景宗後之言侈敗者皆以謂為誠謙者曰夫物儉則常足常足則樂而得美名禍咎遠矣侈則常不足常不足則憂而得貧惡禍亦遠矣世有舍樂美而事憂貧者信乎為惑也已

明道中江淮荐饑乃命王隨為安撫使隨素無才術不能拯傷救斃以活流殍但令人負糴以散丐者每出則前後擁塞趨導者不能呵隨方切切於問示為恩惠識者無不嗤之

大聖中明肅太后垂簾漸久閣臣用事號欲過尊母問以徵權寵上勢孤弱中外疑之四年各使前詔至曰皇帝率百僚上太后壽時范仲淹職祕閣為校理上疏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壽請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壽太后不悅遣大閣下仲淹章於政府問其當否安殊方為資政殿學士居京師嘗薦仲淹於朝遂貽職祕閣聞其事頗憂懼亟呼仲淹於第切責之曰爾豈憂國之人哉衆或議爾非中直者特好奇邀名而已苟舉易不已無乃為首者之累乎仲淹方對所以當言之意殊又折之曰勿為強辭也仲淹退移書於殊略曰日者以某好奇為過則伊尹負鼎太公釣釣仲尼斬佞僞以尊魯夷吾就縲紲而窮齊爾相如寧登於強鄰諸葛亮邀主於敵虜陳湯矯制之大破單于祖逖督

江而克清中原。屠虜仗策於也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某思好之未至耳。若以某邀名爲過。則聖人不必要名。教而天下始勸。莊生云。爲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某思邀之未至耳。某昨輒言國家多至上壽之禮。斯實之有罪。必不疑其僥倖也。敢輕一死以重當代之法。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是行君臣之禮。非教母子之義。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奈何後代必有后族強熾。竊此爲法。以抑制人主者矣。某天拙之人。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僅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過之士。則滔滔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殊甚服。

呂夷簡王曾同在相府。曾公忠守道。夷簡專用小數。籠引黨類。復縱其子公綽交結人士。盛納貨賂。其門如市。曾知而惡之。夷簡權益盛。范仲淹輩數於上前攻其短。既而言者相繼斥逐。曾遂不樂。然曾性淳厚。又不欲有欺於同列。一日先白夷簡。欲面啓求退。夷簡答之曰。便俟旬時作表章。當與公同遊覽路耳。既而夷簡急拜章求罷。不復白曾。曾頗後時。上方疑曾不能容夷簡。曾怒爲所賣。乃密奏夷簡賊私壞公朝綱紀。上乃詰曾實狀。曾素不知主名。不能對。遂兩罷政柄。夷簡以使相判許州。曾止以資政殿大學士判邠州。夷簡薦王隨陳堯佐作代。二人皆無應務之才。隨又多病。數在告。未幾爲諫官所論。皆罷。上復思夷簡。終再用焉。

薛奎參預宰政。頗質厚。任真。明肅太后將行恭謝宗廟之禮。自呂夷簡而下皆阿順聽命。獨奎抗議不屈。明肅深忌之。然奎議已定。遂備法駕容衛。一同帝者。議者頗以爲憂。及明肅崩。夷簡等皆黜。奎獨奎留焉。意將可以爲相。及李迪再居相位。陳直言。遠時務。上察其材短。未有以濟之者。時范諷方以言幸。乃論非夷簡不可。奎遂藉於大用。以至終身。知者惜之。

李迪既與丁謂論事。得罪遷徙。淹淹久之。上即位。知其名節。深所屬意。明肅太后既崩。呂夷簡等皆罷。鈞軸亟召迪爲相。迪懷忠寡材。但務廣推恩惠。以悅人心。首下詔收敘諸罪廢之官。賸汗奸狡之人。所共棄者。皆復舊秩。授以民政。又勅銓選吏登十二考者。不以保任例改京朝官。得疲軟奸賊。詭亂不才者。幾二百輩。勸沮之法。由茲益壞。人望替矣。蓋夷簡復來。議問者且至。迪遂降黜。以太常卿知密州。

范仲淹入參宰政。富弼繼乘樞軸。二人以天下之務爲己任。謂朝政因循日久。庶事廢弛。志欲剴切。振興時治。其氣銳不可折。仲淹建議。塞廉補之。復限以年齒。定磨勘之法。由博士遷尚書外郎。由外郎陞郎中者。非爲不以名聞。弼皆贊美其說。果推行之。由是中外希遷資者。嫉謗日熾。仲淹不自安矣。先是京邑辟司有大閣諸官領之。如皇城辟收者。皆衛士國駁。目指氣使。動必如意。或十餘歲不代。次當補者。系議理不可得。弼與韓琦協議。制以三年爲率。不得復有干請。久任者悉奏更之。由是閣官大譟。惡弼如仇。仲淹自以久事右部。充勢未衰。願出使以專西路。遂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使。弼

自以累使北戎。再講和約。朝廷每論北事。多以任弼。乃慷慨許國。力請宣撫河朔。裁輯邊務。爲預備之計。二人既出。攻讒者接踵而至。謂仲淹弼不忠。務欲傾搖邦政。毀幸功名。上漸疑之。乃罷仲淹參知政事。知邠州。罷弼樞密副使。知鄆州。時諫官歐陽修余靖輩咸協同弼等。或議時政。漸以他事被逐。目爲朋黨。浮薄咸肆攻訐。希執政意。以致奸佞。仕路險薄。益無恥矣。議曰。君子小人。各以黨舉。蓋舉應影附。自然之理也。近世並立於朝。以道德相勸摩。爲衆所矚者。皆指之爲黨。未知同心一德。以濟天下者。由何道而可致哉。

夏竦叛命之二年。勢益熾橫。朝廷疑其有吞噬關中之意。由是獻議者請修潼關以拒之。時宋庠參預大政。銳意主其議。遂詔與板橋樓櫓戰具。回關門而反闔之。關中士民嗟怨。謂朝廷棄之矣。甚者取材與役。半出於華陰。其民之心可知也。然見者則知其無益於備。而徒失民心。朝廷後知其非。悉命撤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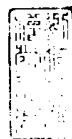
景德初。契丹大寇河朔。章聖將幸澶淵。中外人情震懼。車駕發京師。六軍奏作樂。上疑問左右。杜鎬前曰。周武伐紂。前歌後舞。上悅。遂作樂。人情頗安。

乾德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時中選者唯顏贊一人。自是罷不復舉。至咸平中。始復舉之。所對策限以三千言。景德後又先於中書試六論。應係條式者。方預臨策。益爲艱峻矣。近則試論於秘閣。數時之間。督迫取就。舊制舉人納卷不許諱申刻。蓋慮久則臆怯掩關故耳。有司不詳故事。乃不許及申時。試人既景高下。察聲成文。故每三四歲一舉。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

慶曆初。夏竦方盛。陝西四路並任儒帥。久而未有成功。時呂夷簡爲相。上深所注意。夷簡因言四帥皆儒臣。於軍政非便。俸祿又薄。於偏裨。遂皆除觀察使。欲責其成功。時范仲淹帥環慶。爲呂所惡。又授口。乃抗章辭讓。言臣聞先王爵以讓德。祿以報功。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祿。此百代不易之典也。又聞貴貴者爲其近於君也。漢遣御史絳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出。節度使以軍禮見。斧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郎。出則居廉察刺史之任。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亂。措置乖失。廉察刺史遂爲武官。學士丞郎一出。謂之換過。入朝既不復其位。故士大夫寧甘薄祿。而不樂換者久矣。況今用兵之際。事勢安危。今日之命受有賴名。臣若嘿嘿而兼之。一則失朝廷之重。二則誠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之怒。四則鼓軍旅之怨。五則取夷狄之輕。六則貽國家之患。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爲經略安撫副使。次則分領秦鳳二州。兼本路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用內朝近臣。出臨外關。以節度諸將。孰不以朝廷之勢。而望風稟命。臣輩亦以內朝之職。每視詔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已。今一旦落內朝之職。而補外帥。前在左右丞諸行事。節度留後之上。今降於知制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興之下。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失朝廷之勢一也。又既爲外帥。則而今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於軍中。或害於邊事。豈敢區分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彌縫其闕之理。縱降詔丁寧。必令覆奏。而

臣豈不曉前代將帥驕亢之禍。存國家內外指縱之體。此則誠論議之風采也。又臣至邊。常責將佐當圖實報。上效國家。勿樹虛聲。妄求恩獎。故歲年以來。所奏邊效。稍稍得實。不致矯誣。臣方經制補苴。以救邊防之闕。而西賊昌熾。復來。今大臣將三換亂數。更何面目責諸將之實效。此則發將佐之怒也。又臣聞自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樂。而共其憂患。士未飲而不飲。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饑。今邊兵請給糧。供糧。雖難。而食必盡。雖難。而不知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勝載。棄而埋之。負罪以逃。不能遠者。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不忍。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輩。心同憂患。為國之用。不亦難哉。昔祿山之亂。河北三十餘城。俱歸於賊。皆攻而下之。由於衆心無恩。當未危之時。勉以從事。及既危之後。翻然改圖。劫長吏以應賊。皆此類也。臣每思之。寒心。亦欲獲厚祿。養敢死之士。以除寇患。今戰士養有常廩。賞有常格。臣得十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家。使彼日而御之。以待其變耳。臣恐此輩一旦倉卒乘怒而發。劫長吏以應賊。為國家之患矣。此則鼓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以安天下。咸四夷也。臣自邊上熟戶。著部皆呼臣為龍圖老子。至於賊界。亦傳而呼之。且不測其品位之貴下也。今賊界沿邊。小可首領。並僞署觀察團練之名。臣若授茲新命。使蕃部聞之。適足取夷狄之輕五也。由斯以往。必敗乃事。事不貽國家之後患哉。六者臣上為國體而辭之也。再念臣世專儒業。遭逢盛時。以文藝發科。陛下擢於祕館。處之諫司。歷天章龍圖之職。可謂清切矣。塞士至此。又據本望儲者報國。以言為先。如臣輩者。以言事效。實生慚愧。長太息之說。顯于聖聽。中外共棄。屢經貶放。亦以塞朝廷之薄責矣。而臣自足其咎。未嘗快快。此精神之所諒也。前年春。延安之戰。主將不利。大挫。威威朝廷有使過之議。遂至於臣。逮至延安。竭心悉力。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之意。既廢復用。無所逃遁。臣頗沛十載。灰而復燃者數四矣。自知非將帥之才。豈可以了大事。且國家急難之際。邊鄙乏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屈困。日勉一日。俟將帥得人。臣則引退丘園。歌詠太平。雖多難之夫。有全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朝廷豈以貪夫畜臣。誠近而增厚祿。將令長居邊鄙。永附丘園。非臣之所期也。臣本有風眩之疾。聞命心墮氣穿。不知其涯緣。臣夙夜乃事。精爽已乏。最臣之力。豈堪武帥。長為荷戈之事乎。此臣為私心而辭者也。伏望聖鑒。皇帝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獨斷。追還新恩。許存舊職。則是以內朝近臣。經略邊事。節制諸侯。其體重矣。而況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志亦異。臣豈不願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祿。如方榮劉典輩。不若減厚祿而就學士之清列矣。如使四路之帥。上失其勢。下撓其志。沮喪不樂。意衰神瘁。則百事墜廢。豈能振謀發策。為國家長城之倚哉。恐非陛下推委使人盡心之意也。一昨幸臣堅讓三公。雖已行之命。陛下特命其請。臣今冒犯天威。為國體而辭之者六。為私心而辭之者一。苟不獲命。臣當繫身慶州之獄。自動無功。冒賞之過。又勅遣制之命。以聽于朝廷。假使朝廷極怒。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祿。敗名速禍。死於寇亂之手。此臣所以知其退而不知其進也。唯天鑒處之。夷簡觀奏不樂。然逼於物議。未幾。并他路皆能服察。復學士之職焉。

寇準在相位。以純亮得天下之心。丁謂作相。專權黷貨。為天下所憤。民間歌之曰。欲時之好呼寇老。欲世之寧當去丁。及相繼貶斥。民間多圖二人形貌。對張於壁。磨酷之肆。往往有焉。雖輕眇頑冥。少年無賴者。亦皆口陳手指。頌寇而詬丁。若□□恩讎者。況者舊有識者哉。



儒林公議卷下

謝緯。吳人。雅秀有詞藻。其祐中。知制誥。然輕黠利。居物。人罕測其心。時謂之士面觀音。與范諷同年。素為諷所薄。及諷籍謫。兩被黜。時王堯臣當制。緯求代。草其詞籍。誥。未云。季孫行父之功。予不忘矣。蓋指諷為四凶也。論者益畏之。未幾。出守南陽。遂卒于官。疾亟。自噬舌。噴其血肉。聞者深鑒之。范諷齊人。性疎誕。不欲小節。嘗忤外計。乃棄官求監舒州靈仙觀。莊獻太后臨朝。聞其俊邁。召拜諫官。好大言。抑闕。亦時有補益。當塗者皆畏之。任三司使。闕略財計。議者以謂任不適其器。好朋飲。高歌嗷呼。或不冠幘。禮法之士深疾之。時人頗太初作東州逸黨詩以譏。議者亦以諷非廊廟器。未幾。被黜。遂卒。

國濟承五代大亂之餘。每朔望起居及常朝。並無仗衛。或數年始。一立冬至。仗當世人士或不識朝廷容衛。至今尚然。太宗朝。嘗詔史館修撰楊徽之等。校定入閣舊例。時江南張洎獻狀。述朝會之制。得失明著。其文云。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百官。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册拜后妃皇太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贊明而理。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勾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殿金吾。

仗候勅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閣。甚非遠度。況國家繼百王之後。天下隆平。凡曰憲章咸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尙自因循。竊見常朝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橫街亦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作上閣。爲雙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也。是爲雙日當時聽斷之處。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輿論以入閣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按舊史書門下御史事。謂之日解。爲皆從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次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禮。今請準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即左右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庶侍從官有東西對拜之文。得遵正禮。至慶曆三年。并予知制誥時。始詔臺省侍從官隨宰相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則無所更焉。

夏寇既敗。官軍劉平石元孫陷沒。延州幾至不守。范雍日告朝廷益兵。復爲詩以言賊事。凡數千章。其傳播者云。七百里山界。飛沙與亂雲。虜騎擇虛至。戍兵常总分。嘯聚類宿鳥。奔散如驚鷹。難稽守邊諸。應敵若絲棼。又云。承平廢邊事。備預久已亡。萬卒不知戰。兩城皆復隍。輕敵謂小醜。視地固大荒。願因狂狡叛。從此盡兵防。又云。劇賊稱中寨。中寨賊也。驅馳甲鎧精。昔惟矜笑謔。今亦教攻城。伏險多遊擊。驅羸每玩兵。拘俘詢虜事。肉盡一無聲。蓋爲前虜得賊中謀者。雖其肉且盡。終無一言。故雍詩有云。初朝廷輕視元昊。邊臣奏請。不甚允從。至是方罪權臣而逐之。

偶孫在中書。孔道輔初拜正言。造其第謝之。孫謂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耶。道輔慚伏而退。後嘗謂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爲賢相。然求之于今。未易有也。

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每笑之。爲御史中丞。以事被黜。知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至昨縣。一夕卒於驛舍。

孔道輔祥符中爲寧州軍事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妖。妖將而下日雨。往拜焉。道輔以笏擊蛇首。蛇驚。由是知名。後鄆人石介作蛇蛇笏銘。其文甚激。今具載之曰。天地至大。有邪氣奸於其間焉。爲凶暴。爲股賊。任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能禦也。人生最重。或異類出於其表焉。爲蠱惑。爲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能格也。祥符中。寧州有蛇。極妖異。郡刺史而下。日雨至於其庭。拜焉。人以爲龍也。舉州內外遠近。無不駭奔走於門。以觀。莊莊肅肅。無敢怠者。今龍圖閣待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至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則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也。無異焉。郡刺史而下。暨州內外遠近。照然發矇。不能肆其凶殘。而感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鍾物與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亘百世而長在。在茲爲指倭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爲南董筆。在漢武帝朝爲東方朔。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故倭人去。堯德明。正卯戮。孔法舉。黑趙盾。晉人懼。辟童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勸梁冀。與漢室。佛教教。聖道行。鱷魚徙。潮息。朱泚傷。唐朝振。

怪蛇殺妖散。噫。天地鍾純剛正至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陸之間。有閭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擊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陸之下。不仁去。廟堂之上。無奸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於一蛇。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人。惟靈物。氣乃能受。笏之爲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笏乃能得。去物之在公。能破邪妖。公之在朝。說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夏賊叛。累年。官軍頻敗。關中物價翔湧。天下爲之騷動。朝廷欲與之約和。而未有以謀之。范仲淹仲延安。乃使人遣書元昊。稱朝廷仁貸惜民之意。許歲與金絹。勸其納款。書已行。始聞於朝。執政皆不喜。時宋庠參知政事。言仲淹專擅可斬。辭甚堅。遂貶仲淹官知耀州。以龐籍代之。籍亦腹致和意於賊。朝廷又密許籍以柄用。俟和議成。然後召賊。乃遣其腹心楊守素入朝講約。易其名爲龐籍。朝廷亦遣使答之。然終不見元昊。久之乃定。歲賜銀絹各十萬疋。而茶六萬大斤。遣張子昉冊元昊爲夏國王。復厚賜之。元昊遣人約子昉留於宥州。亦不相見。封冊重幣。如委之榛莽。子昉由此遷秩。籍入爲樞密副使。皆自以爲功焉。

契丹知王師屢爲元昊所敗。遂有輕中夏之心。忽遣使蕭英劉六符貽書求關南之地。意謂本石晉所貽舊疆。爲周世宗所取。今當復歸於北。乃述世宗取地之後。有人神共憤。廟社不延之語。自謂與元昊素定君臣之分。世爲甥舅之親。又云。殊無忌器之嫌。輒肆殘人之伐。英等既入境。乃嘯聚難於裁制。之北以堅我。朝廷乃遣富弼報聘。許歲增金幣以代關南賦輸。府主宗真對弼語言忽慢。謂朝廷輕重在我。與弼言辭往反數日。方許納幣。弼歸。朝廷定議。別立誓書以往。遂歲增銀十萬兩。絹十萬疋。通前數每歲五十萬矣。前所與歲幣皆虜遣人至雄州交取。至是弼許登至虜界白溝。其方許之。楚畜之費益不勝其數矣。又云。朝廷使介至北。位序甚高。北使至朝廷。則座列頗卑。今既敵國。禮宜均比。朝廷亦從之。由是虜勢益驕矣。

富弼使契丹報聘。再立盟約。時呂夷簡方在相位。命弼諷契丹。諭元昊使納款。宗真當是其言。即可指麾立定。退遣使詣元昊。諭以朝廷之意。元昊但依隨而已。及楊守素至延州。道元昊語曰。朝廷果欲議和。但當下論本國。何煩轉求契丹。界夾西部落家等族離叛。多附元昊。契丹以詞責問。元昊辭不報。自稱西朝。謂契丹爲北邊。又言清瑣所管部落。所貴不失兩朝歡好。宗真既以強盛誇於中國。深恥之。乃舉衆西伐。聚兵於雲州。約五百里夾山之側。國內搖動。糧餽和繼。先是契丹時時芻麥以備多計。元昊密令人焚之。殆盡。且多餓死。及與戰。遂敗。懼朝廷知之。乃出勝幽州。稱元昊歸款。以自夸大。其略云。元昊自先朝求爲鉅援。據一方之裂壤。迨三世以襲封。又云。曷昔易變。大德多端。忘宰養之深恩。肆狂悖之兇性。擅誘邊俗。巧譖鄰邦。罪既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驅銳旅。往復危巢。方邇賊庭。乞修觀禮。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驕者。又見其與虜重傷者相繼自西而至。其敗益明。然深自藏蔽。懼爲朝廷所知。

元吳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閣待制郭勸守延州乃械銅還城示朝廷不疑之意賊賊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絕矣賊爲患既削朝廷降詔募賊中有偽署名職至卑如埋移香者作輸歸款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

慶曆三年既放春榜時議以爲取士浮薄淺久士行不察學無根柢宜新制約以救其弊執政與言事者意頗符同乃勸兩制及御史臺詳定貢舉條例翰林學士宋祁等上言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甄名實有司專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爲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日莫若使士皆主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飾矣故爲立學舍保薦送之法夫士之所好下之所趨也今先試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程式則閱博者咸得以馳聘矣間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雖用今體經術之未能通者當依舊註則科中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故爲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文義之法此數者其大要也其州郡彌封廢錄進士諸科經帖之類皆細碎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爲法者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取才不遺苟可施行望賜裁擇其要今天下州郡並立學校至秋試投狀必由入學聽習方許取應進士並先試策問以經史時務次試詩賦格外特許依微唐人賦體諸科舊制對墨義外有能明挖經旨願對大義者直取聖賢義解釋或以諸書引證不須具注疏尋降勅旨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聘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以牽制之則夫豪傑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有純明朴美之茂而無興學養成之法其節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之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患議者屢以爲言朕願與改更比令詳酌仍照宰府加之參定皆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行實先論策則辯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閱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此則待士之意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士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才其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舉察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爲永式詔既下人爭務學風俗一變未能幾道議者多出外官所見不同說與議詆以爲俗儒是古非今不足爲法遂追止前詔學者亦廢焉

契丹自阿保機雄據燕北之地修其國之威法諸戎遂漸爲所制常得中國所賜執錦以其精緻者藉地使牧豎汗踐之親近者或問其故曰我國他日富盛是等固當踐之其用意豈易易哉自石晉求援爲耶律德光所立約爲父子之國歲輸絹三十萬舉屬國以北及幽州之地爲德光壽自是失其控壓之要廢之無全策矣虜雖時有聘問不過豐貂大膳頗駭數四而已其隣國曰渤海女真室韋達靼奚契之類皆奉之其民懷慕善關堪艱苦但衆寡不侔故爲所制耳梁及後唐時尙有未貢者自是阻門倚於強力皆高祖時桑維翰疏云契丹自數年來最爲強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蓋謂是也每與兵

擾寒則傳一矢爲信諸國皆震懼奔會無後期者每戰必衝枚無喧專顧指令統帥之下各有部陳畫戰則望旗幟遇夜則或鳴鉦或吹鼙角或爲禽鳥之聲各隨部隊撤卷而去至明不遺一旅軍令至峻當以什伍相分一人趨敵則什伍助前後急不相赴援則盡誅之故其人能死戰而又山後郡縣俗情篤實高上武士農工商四者俱備以資其用其主雖遷徙出入非廬不居然有垣墉宮室矣其民雖家置塞列非崩不禦然有衣服藥積矣自開運中德光亂華盡得吾朝寶實圖書服器工巧事多慕擬中國久而益盛矣始石晉時關南山後初蒞虜民既不樂附又爲虜所侵辱日久企思中國聲教常若偷息苟生周世宗止平關南功不克就歲月既久漢民宿齒盡逝新少者漸便習不怪然居常右虜下漢其間士人及有識者亦皆悵然無可奈何

太宗既夷并壘乘銳直壓其境國中駭怖不知所爲其主與左右聚議皆曰中朝皇帝此來但欲恢復土宇幽州垂陷矣不可不救之敗則委棄深遼未爲晚也中國既得山後郡縣必不困蹙侵害我乃傾國挽敵遂能保其土彼民復失所望矣自後遣將出師蹈其境界顧其營壘皆欲待命送款然未能據奸掃穢料取全勝亦彼民之不幸乎爾後河朔之民數被其毒驅掠善良入國中分諸路落鞭笞凌辱斷不可聞漢人每被分時夫妻母子各隨虜居而去號哭之聲震動天地風雲多爲之變色聞者無不傷心焉及眞宗幸澶淵親征遂與盟歲給金絹虜人自驚恐王師遠屯要害斷其歸路欣然奉約自是河朔之民漸有生意矣

眞宗與北戎修好遣使稱北朝公卿以丁謂事適然無異論時王曾爲著作郎直史館獨抗章曰古者尊中國賤夷狄眞若首足二漢雖議和親然禮亦不至均今若是是與之抗立首足並處失孰甚焉臣恐久之非但並處又病倒植願其國號契丹足矣眞宗深所賞激然使者業已往遂已識者是之王曾知審判院法首遂制報徒會請非親被之以失論從杖既而外郡有以是其獄眞宗怒詔令如法會執前議上議容曰若卿議是無違制者會對曰如詔旨亦不免有失者天下之廣豈人人盡知制耶惟上裁幸上悟忻然從其議因著爲令

眞宗疾革留皇太子決政資善堂劉太后諷宰相丁謂謀臨朝物議憂疑王曾說后成錢惟演曰帝仁孝結於民心深矣今適不豫且大漸天下莫不屬於儲君而皇后遂欲稱制以疑百姓公不見呂武之事乎誰肯附者必如所謀劉氏無處矣公實后肺腑何不入白即帝不諱立儲爲君后輔政以居此萬世之福也后悟不復有他志及皇儲踐祚遣詔軍國事權聽后旨議久未決丁謂迎后意乃上議太后朝近臣處大政皇帝朝朝望見羣臣餘日庶務令入內押班當允恭傳奏禁中取可否即下中書覆謂當皆附和以爲便會對曰天下公器豈可兩宮異位又政出背人亂之本也不可乃引後漢馬后故事奏凡御朝帝坐左后坐右而加簾焉奏事以次如常儀納之已而治定陵謂果與允恭謀改吉旦幸各禍事故抵罪謂黨佑之曰謂首被顧託請以議功會曰謂事干宗社議功不及卒放謂於珠崖佑者亦廢先是謂用事威賞皆專達不請于朝謂已竄獨拯繼爲上相復蹈故蹟會喻以禍福拯怒之自

是事皆決於兩宮。然太后稍自尊修。既上尊號。乃欲御天安殿受冊。會執不從。遂降御文德。由是大失太后意旨。及玉清宮災。會爲宮使。乃免相出知青州。知者謂會之大節。邦家賴焉。

故相李昉嘗謂其子宗諤曰。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人吏。難於選補。一省舊規漸成廢墜。吾能相爲右僕射。都省並無舊吏。惟私名散官數人主掌案籍而已。舉措應對。山野特甚。省中故事。懵然不知。會勸集三署官議事。省吏以狀來報。吾語之曰。三署官議事。僕射人省乎。曰。不知也。臺省官與承郎尙書難坐乎。曰。不知也。掌名表郎官與監議御史何向而坐。曰。不知也。左右丞與尙書坐孰爲主。曰。不知也。吾爲主客郎掌諸日。時尙書張昭本。楊昭侃。右丞趙上。中丞劉溫叟。以耆儒宿德。俱在班行。屢陪諸公於都省議事。大凡在內庭論職。不論官人。都省論官。不論職。學士帶西省官。議事之日入都省。並輟本班坐。每議事。有司於都堂陳密幕。設左右丞坐於堂之東北。而南向。設中丞坐於堂之西北。而南向。設尙書侍郎坐於堂之東廂。而西向。設兩省常侍舍人。諫議坐於堂之西廂。而東向。設知名表郎官坐於堂之東南。而北向。設諫議大夫坐於堂之西南。而北向。又設左右司郎中員外坐於左右丞之後。設諸司郎中員外坐於尙書侍郎之後。設起居司諫正官坐於給舍諫議之後。並重行異位。故事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是爲四相。自唐開元之後。僕射不知政事。然非軍國大事不入省。會議事之日。三署官早赴省就次。所司先以所議事狀呈郎官。略告大意。然後所司引知名表郎官執所議黃卷昇廳就本位。立次引監議御史次引小兩省官。次引郎中員外。次引三院御史中丞。各就本位。然後左右丞昇廳。所司抗聲曰。掛羣官掛訖。各就坐。知名表郎官以黃卷授所司。捧詣左右丞。執卷展書訖。復授於知名表郎官。始命進飲食。所司捧筆研立於右丞之前。一吏抗聲曰。請定議。左右丞掛羣官訖。然後以一幅紙書所議字署事於其下。徧授四座。監議御史命一吏抗聲曰。有所不同者。請不署字。食既訖。所司復抗聲曰。食畢。掛羣官對掛訖。各降階出就本位。以所議可否。共列狀進入。以官高者爲表首。異議者於閣門別進狀論列。如諸司三品以上。武班二品以上。並入省議事。即諸司三品坐於尙書侍郎之南。東宮一品坐於尙書侍郎之前。武班二品坐於給舍之南。並絕席異位。如議大事。僕射御史大夫入省。惟僕射至廳下馬。餘官並門外下馬。設僕射大夫位於左右丞之前。並重行異位。掛羣官字。皆僕射專之矣。故徐鉉在省。多知典故。亦言江南見舊儒所說議事之儀。與吾所記略同。因命寫一圖授省吏。未知此輩能遵守否。當防言此時。都省猶時復議事。近年以來。此事都廢。惟議議法。則草官一集於都省。郎官由經科入侍者。多不知學術。但飲食署字而已。議能出省。人或問其所議者。有全不知其所謂者。兩制中淺陋者。又恥與諸曹次列。多辭以故。不赴集。由是體爲益廢焉。

契丹既有幽薊及瀋門以北。亦開舉選。以收士人。幽州劉氏昆弟。其名曰二玄。三振。四端。五常。六符。皆在被選。三振四端復尙爲主。慶曆年秋。三振擢爲參政。一子授廣信軍。詞情悲切。自言僞主兇狠。皆有

私久已離異。今秋虜主逼令再合。僞主兇狠。必欲殺其妻與子。故歸朝廷。頗詢其國中機事。言虜王已西伐元昊。幽薊已虛。我舉必克。所謀凡七事。復爲時以自陳云。雖漸降。乞赴滄浪。仰祈丹衷。不爲名。寅分星辰。將降虜。乞方輒。即交兵。春秋大義。惟觀。王者雄師。但有征。救得燕民。歸舊主。免於戎虜。自稱兄。朝廷以誓約。既久。三振虜。皆位顯。恐納之生。又移文邊郡。謂知三振未還。求索峻切。期於必得。不然。則舉兵。虜好矣。朝廷乃遣還三振。復由西山路入定州。所至以金賂村民。求宿食。亦亦定帥遣人搜索。拘送虜界。比三振至幽州。其妻已先在矣。乃殺其妻與子。械三振送虜主帳前。以其弟皆方委任。遂貸三振死。使人監錮之。議者深嘆惜其事。

天禧末。真宗聖躬多不豫。丁謂當國。恣行威福。時劉錫在翰林。守正不爲阿附。謂深嫉之。錫乃求爲郡止授諫議大夫。守應江。錫拜章求兼集賢院學士。謂沮之。不與。錫舟行至淮上。遇水暴漲。作詩云。行行極目天無柱。渺渺橫流浪有花。客子方思舟下碇。陰虬自喜海爲家。村遙樹列清江霽。岸闊平分觸氏蟠。齋嘯風高誠可畏。此情難喻坎中蛙。識者美其憂思之深遠焉。謂敗。復召入翰林爲學士。以詩別同僚云。一辭變署守英蕃。兩見廬峯媚翠峰。政儲每憐民若子。歲豐還喜稻成。離愁且飲。閑人酒。密對須求長者言。入奉清朝同一德。晨趨豈歎繁。

祥符中。中書試制舉人六論畢。呂夷簡及布衣周啓明將被親策。執政以爲封禪有期。將告成功於天下。不當復訪人以得失。遂罷罷。夷簡特升職位。啓明免。將來進士鄉薦。啓明乃歸括蒼隱居。聚徒講學。不復仕進。時論高之。

江南徐鉉歸朝。儒筆履素。爲中朝士大夫所重。王溥王祐與之交款。李至蘇易簡咸師資之。李穆尙書有清識。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平居自奉寡儉。食無重肉。人或問其故。鉉曰。亡國之大夫已多矣。時王師已圍建業。李後主欲命使於交兵之間。左右咸有難色。鉉乃徒行。後主撫之泣下。曰。時危見臣節。汝有之矣。後太宗詔鉉撫江南。錄末乃云。天命歸於有宋。非人謀之所及。太宗頗不悅。又其國潘佑以直諫被誅。鉉深歎之。知者謂其隱惡太過。非直筆也。

夏國元昊娶契丹女。僞號與平公主。乃宗真之姊也。元昊待之甚薄。因病被脫。元昊亦不視之。以至於歿。宗真雖忿恨。然亦無如之何。但遣使慰問之而已。朝廷不知其故。以爲元昊畏耶律之強。誠宗真使促元昊歸款。失之甚矣。

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權尹京府。自以言事被用。以諫諍爲己責。呂夷簡作相。氣勢重炎。無敢忤者。仲淹屢犯其鋒。夷簡深懷忌憚。但薄示涵容。以親仲淹。仲淹終不合。每對上言。夷簡憤邪。不忠宜制其漸。因泛論漢世莽卓階亂。口治。由辨之不早。致望其語漏泄。謂怨者日至矣。上遂疑古仲淹離間大臣。徵仲淹取落待制職。出知饒州。言事無敢辯之者。皆言仲淹不當指夷簡爲莽卓。時尹洙余靖歐陽修皆離書三館。相與憤切。洙遂詣政府。請與仲淹偕貶。爲黨人。靖上書言。臣聞位卑而言高者罪也。知淺而言深者妄也。臣故抵罪。輒有開陳者。懷忠事君。不敢自愛。萬一益國。雖死無恨。伏聞今月九日。以吏部